

善本書志評介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方志書志》讀後

郭明芳*

前言

作為北美漢學重鎮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其所典藏古籍可溯自清末。民國間再透過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在大陸蒐購不少古籍，又於戰後從日本購入不少和刻本，而有今日面貌。該館亦陸續編有書目提供讀者使用。

自 1992 年起，該館聘請沈津先生進行善本書志撰寫，嘗試將館藏資訊公諸於世，以供讀者利用。因此，先後出版宋元明部分善本書志(後簡稱《滬版》)¹與較完備的善本書志(後簡稱《桂版》)²。兩版書志皆有文章評介，桂版則詳拙撰〈讀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沈津編)讀後〉³一篇。《桂版》所收摒除方志，沈氏在〈凡例〉言方志《書志》該館將另撰。筆者曾比對兩版，《滬版》有廿八種未及收入《桂版》⁴。雖《桂版》出，「然舊版仍可補之一二」，仍不可廢。

而《桂版》出版不久，該館即整理並出版有李丹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國舊方志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2 月，下或簡稱《舊志目》)。然書目所蘊含的資訊實有不足，且該《目》或未加詳查考訂，或有錯誤，讀者學人莫不期待方志書志的出版。

現欣聞該館《善本方志書志》(下簡稱《方志書志》)已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誠屬一大事。筆者認為本書之纂可說是近年頗有質量之作，可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¹ 沈津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年 1 月)。

² 沈津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 4 月)。

³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5 期，頁 54-66，2014 年 8 月。

⁴ 滬版於方志則包含有《嘉靖南畿志》、《正德姑蘇志》、《萬曆崑山縣志》、《寶祐重修琴川志》、《嘉靖常熟縣志》、《嘉靖吳江縣志》、《崇禎江陰縣志》、《萬曆太原府志》、《萬曆潞城縣志》、《萬曆汾州府志》、《崇禎山陰縣志》、《崇禎歷城縣志》、《萬曆恩縣志》、《萬曆安邱縣志》、《萬曆武定州志》、《嘉靖彰德府志》、《萬曆彰德府續志》、《嘉靖雍大記》、《萬曆華陰縣志》、《崇禎乾州志》、《正德武功縣志》、《萬曆固原州志》、《萬曆朔方新志》、《嘉靖秦安志》、《嘉靖寧波府志》、《萬曆會稽縣志》、《崇禎玉田識略》、《嘉靖廣西通志》(頁 203-229)等未收於桂版。

供版本學、出版史、方志學參考者多，然臺地未見有館藏⁵，亦未有專文介紹，今通讀全書，為文略論《方志書志》種種，尚祈編者、讀者指教。⁶

一、關於本書的編纂

(一)館藏方志與編纂緣起

哈佛燕京所藏中國方志可分為「原本方志」與「複製方志」兩類。⁷其中原本方志占絕大多數，即《方志書志》所稱「善本方志」與一般清中期以降至於民國年間者。其有兩大來源：一是民國十七(1928)年以降，透過北平燕京學社在華北⁸、上海採購而來，可反映上述地區修志情形；二是戰後初期，哈佛燕京圖書館在日本所採購。兩種方式入藏的方志，均有其價值。除此之外，原本方志尚需加上戰後該館臺灣或大陸購入新修方志，然此非討論重點。

這些原本方志數量有多少？據吳文津先生統計有 3,858 種。事實上，這近 4,000 種方志包括新修方志與縮微膠捲在內，而屬於清代以前原本方志僅有 2,500 種。李丹在 2013 年新統計該館所藏清以前方志則為有 2,337 種(含善本 764 種)。⁹而館藏原本方志中善本，以冀、魯、晉、豫、蘇等五省居首，寧夏、青海、澳門居末。此統計亦合於館藏方志來源。這些方志中亦有不少珍貴，如舊藏於縣衙者，又如館藏不少方志屬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寄藏原北平圖書館藏書外，僅燕京館有典藏。

這些珍貴方志為使更多研究者知悉，且為彌補館藏善本於方志一塊的缺憾，遂又開始進行整理。《方志書志》編纂承沈津所編《中文善本書志》，然因沈氏屆齡退休，故另起編輯團隊。雖說是新的編輯團隊，其編輯體例仍循沈氏之舊，有其延續性。

(二)《書志》編輯團隊

編輯團隊主要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副研究員李堅、劉波兩君於赴美訪問一

⁵ 經檢索僅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一館有藏。

⁶ 本文初成，承本書編者審校，告知筆者不少行文錯誤處，謹申悃謝。

⁷ 李丹《舊志目》略分原本方志、縮微方志與影印叢書三種。筆者再簡化為兩種，將縮微與影印合為複製方志。

⁸ 戰間，故家藏書散出，成為各方競逐對象，鄭振鐸曾談及哈佛燕京學社以雄厚財力在平廣購方志情形。1940年5月其致蔣復璁信：「惟各方外人訪購方志甚力，僅哈佛燕京一處，聞已儲有六萬美金，勢恐不易與競」云云，引見鄭振鐸著、陳福康整理《為國家保存文化--鄭振鐸搶救珍稀文獻書信日記輯錄》(北京市：中華書局，2016年4月)，頁224。

⁹ 這樣的數字筆者認為只是較為接近，還是不能全面反映館藏方志總數，例如說臺灣方志為例，事實上核對《舊志目》，館藏尚有《全臺輿圖》並未算入。

年間所撰寫之提要。李堅、劉波(1980-)兩位任職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有相當背景知識，再加上 2013-2014 年赴美撰寫書志期間，時亦與沈津先生問疑討論，《方志書志》方能逐步成型。

哈佛燕京所藏七百餘部善本方志，李、劉二人以一年時間分工完成，平均一人寫就三百五十餘篇，平均每日約二至三篇進度。事實上，超過這樣的數字。其分工情形大約是李堅負責京、津、遼、滬、蘇、浙、閩、魯、黔、滇諸省及部份冀、豫二省，餘則為劉波負責。

二、書志體例與特色

(一)《方志書志》體例

《方志書志》所收以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善本方志為限，不包括哈佛大學其他圖書館所藏。此所謂「善本」乃以乾隆六十(1795)年為界，乾隆六十年以後者酌收稿本與稀見刊本。另已收入桂版者不錄，入於滬版者則著錄基本訊息，而常見但版印不佳者亦同。據此，滬版《書志》仍有價值。

《方志書志》體例一仍桂版。《方志書志》對於每一部方志均有以下內容：基本外觀型態(版式、卷冊數與外觀描述等)、某地歷史沿革、纂修者生平大略、某志內容分卷情形、成書過程、版本判別說明、書籍遞藏情形(即藏印)、某地修志簡史與各館遞藏館所等諸方面。

而於著錄方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有著錄者均著錄之，而於《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僅著錄未見者。另外，藏印著錄為免篇幅冗繁，有哈佛燕京館藏印者一概不著錄，其餘收藏印記則儘量全錄，以見其流傳情形。

《方志書志》內容排列則以中國大陸最新縣級行政區劃為基礎，清代「府志」則繫於所屬縣之前，涉及多個行政區者，則繫於最早出現者之末，山水志附於省志後。

本書前有書影八頁，次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代序〉、次〈凡例〉、次〈目次〉¹⁰。正文共收入館藏方志 725 種提要，約 78 萬餘字。末附〈參考文獻〉、〈書名索引〉與〈後記〉各一篇。

《方志書志》之撰不僅提示館藏方志價值，亦勾勒一志在地方史地位及其在方志史上的得失、意義。同時也藉由《方志書志》之撰，考訂館藏版本，

¹⁰按，筆者於此改稱「目次」，而不與本《書志》或他書稱「目錄」，其主要原因乃「錄」亦有提要之意，此單純排列各目，不宜稱「目錄」，而改稱「目次」為宜。

凸顯館藏與各館所藏同書之差異。

(二)《方志書志》特色

筆者認為《方志書志》有以下幾點特色：

1.體例承續哈佛燕京模式而有新創

《方志書志》所收為哈佛燕京館藏，自然其所撰寫體例應承沈津所撰模式。此種模式或有謂之「哈佛燕京模式」。據任雅君專訪沈津時，沈氏表示當年應聘至哈佛燕京撰寫書志，及「哈佛燕京模式」的形成：

《哈佛書志》的寫作，始於1992年5月1日，那是我自香港飛美後的第三天。剛開始，吳文津先生對我說，你只要寫成像王重民先生的《中國善本書提要》那樣就可以了。我試著寫了幾條，覺得王重民的《提要》寫得太簡單，不少是卡片內容的擴大，沒有勾稽出原書的內涵和版本依據，於是對吳先生說，可否寫得詳細些。當時的想法是，這些善本書到我手裡同樣是翻一次，那麼所有書名、作者、版本、卷數，包括其他稽核項，尤其是作者小傳、書的內容是什麼，比如它有十卷，每卷又是說什麼，作者為什麼要寫這部書，這些問題的答案大都在序或跋裡可以呈現出來。還有，這部書有什麼特點，在書坊印書時有沒有扉頁或其他類似版權的像牌記之類的東西，包括藏書印等資訊，我覺得都應該予以反映。至於這部書現在流傳的情況，藏在什麼地方，則更應該反映。因為過去的善本書志從來沒有這方面的資訊，既然機會只有一次，無非你是多花些時間，就可以為別人省下很多精力，而我願意多付出些力氣，為別人提供一些方便。對此，吳先生十分贊同。

說到寫書志，幸虧我過去在上海圖書館時，受到過一些目錄版本學的訓練，也讀過不少相關書籍，像《四庫全書總目》、《蕘圃藏書題識》等，還有其他像唐弢的《晦庵書話》、鄭振鐸先生《劫中得書記》等。我在八十年代也寫過數十篇較詳細的書志，有過一些實踐，所以寫起來還算順利。¹¹

上段引文道出《書志》編纂筆路藍縷過程，同時也提示後學撰寫書志內容來源可在一書序跋尋索一手材料。按，對於撰寫書志內容認為作者生平、

¹¹引見任雅君訪談〈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編纂訪談記〉，《天一閣文叢》第10輯，頁1-8，2012年12月。

編纂成書過程與內容無由得知，或輾轉抄錄網路資料，或略而不言，殊不知序跋之用在於此。

此種模式對一書均有詳細描述，不僅詳盡，且著重於揭示一書之價值。此模式書志後出轉精，超越過去提要。筆者認為應是當代書志撰寫的範式。

本《方志書志》除承繼沈氏體例與撰寫模式外，並在實際撰寫過程中有所新增，例藏印則標注大小尺寸，以及對印主生平作簡要介紹，此皆未見各類書志有所觸及。

2. 對館藏方志重新考訂其版本

館藏古籍整理不應只是舊錄的抄纂，而應在舊錄基礎上重新考訂。蓋過去所編纂之舊錄有其時空限制，難免會有鑑別錯誤，或著錄未詳情形。而於今日環境肯定超越過往，理當應有所突破。《方志書志》在這方面就花費很大功夫進行考察，對於館藏《舊志目》均一一指出版本誤判之處。例如乾隆刻《宣化府志》(編號 69)言《舊志目》著錄乾隆廿二(1757)年補刻本，不確。

又乾嘉間覆刻剞修正德《朝邑縣志》(編號 676)言《舊志目》著錄明正德本，誤。

3. 提供相關各學科一手材料

書志的撰寫越是詳盡，越能提供吾人許多前所未見訊息，對於研究更能提供更多佐證材料，《方志書志》亦然。首先，《方志書志》於每書均不厭其煩地登錄在他人認為的瑣碎資料，實有助於吾人瞭解方志刊行、刷印與保存諸項問題。如著錄扉頁情形，可瞭解方志刊行及其後藏版、刷印問題。

又著錄捐資姓名，亦可對古代方志刊行的社會文化有進一步認識。以下筆者就檢得筆記摘出若干以說明之。如乾隆刻《寶坻縣志》(編號 14)有夾紙：「凡欲刷印，務集百部內外，同首事諸公，依次啟櫃，就於青箱樓宅內刷印，畢，仍及收入鈐封。」

又康熙刻乾隆剞補《靈丘縣志》(編號 115)岳宏譽序談有刻書事：「邑故少鏤刻匠役，走他處鳩工，又苦力不贍。……甲子夏，適梓人陳奎甫與予有鄉里之舊，從長安來，遂留之。」

又康熙刻《桐鄉縣志》(編號 290)仲愷跋：「歲己未，乃遣價江南，遴良工數人，又遣價中州，購梨樹數株，於是躬自督寫，家人督刻，百有餘日，而囊甫罄，志始成。」

又乾隆刻《靈璧縣志略》(編號 324)黃震跋：「余惟靈邑積歉之後，難望捐資付梓，此書未有副本，盛恐傳觀遺失。……手寫一本，募工開雕。」

又乾隆刻《鎮安縣志》(編號 699)書後〈闔邑捐修志書銀兩姓氏〉載捐銀共三十九兩八錢八分。末葉記書版數量，共計一百二十版二百二十葉、外書面一版、書籤一版。「此類記載，均有助於考察清乾隆年間西北地區雕版印刷概況。」

又乾隆《歸善縣志》(編號 590)末附徵信收支明細甚詳，可瞭解當年刊印與出資情形。按，此類徵信明細或不刊出，僅留作參考，如清同治《淡水廳志》末有收支明細二版三葉(今存一版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並未見到刊印於現存任何《淡廳志》。

又方志刊印或委之於外，然刊梓後書版運回縣衙是否開印，抑或有校對，或有刊改，未見有討論。筆者曾見有《全臺輿圖》一書，乃粵地富文齋所刻，運回臺後又增刻周懋琦跋乃臺肆所為。而於《善本書志》見到許多例子，皆可證明方志刊梓與校訂刷印為兩種不同系統所為，又例如乾隆刻《鄉寧縣志》(編號 190)亦是一例。

又如說著錄刻工，吾人可藉由刻工瞭解一地刻書事業發展與刻工遷徙，又可透過刻工解決其他書刊行時代問題。

諸如此類，對於清代方志刊印出版有更多認識。而這些問題至今未見有方志概論、通論書籍有所論述。這些寶貴資料散雜於書中，對出版史或版本學亦有幫助。筆者曾據《方志書志》著錄，一一摘抄出，計百七十餘條，皆可作為日後深入探討之資。

4.《書志》與哈燕資料庫結合使用

哈佛燕京圖書館除撰寫《書志》以供學人使用外，亦積極進行數位典藏，網址：<http://lms01.harvard.edu>。¹²此數位典藏成果可搭配《書志》(《桂、滬版》或《方志書志》)使用。讀者只需登錄哈佛大學圖書館 HOLLIS CLASSIC 進行檢索(以漢字即可)，檢索結果中如有「internet link」者，即可進入全文，便於讀者甚多。至於本《方志書志》所附書影極少亦不是問題。

三、關於《書志》幾點問題與商榷

《方志書志》為近年來所出版少數幾部寫得不錯的書志，然筆者通讀後，

¹²以筆者所知，臺北傅斯年圖書館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資料庫檢索系統(網址：<http://140.109.137.15/rarebook/Search/Search/General.jsp>)或中國國家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特藏資源庫(網址：<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hafoyanjing>)皆有提供全文影像，然前者僅限該館使用，頗為不便；後者雖需登錄使用，然對中國以外(含臺灣)讀者登錄亦不便。

提出幾點想法：

(一) 撰寫體例不一

《方志書志》撰寫工作費時一年，由李堅、劉波共同撰寫，共七百餘篇。平均一人一年約三百五十篇，在時間與工作壓力下能完成撰寫，實在不簡單。而本書所遵循體例雖沈津《中文善本書志》體例，撰寫過程中於細項或有不協調處，舉其大者，例如《方志書志》於有鈐印處皆著該印大小，如長幾厘米 X 寬幾厘米，但乾隆《獻縣志》(編號 85)等有鈐數印卻無注明。

(二) 關於文字敘述

首先，對一書外在型態描寫方面，《方志書志》多作：「半葉幾行幾字，小字如何，黑、白口，版框單雙邊，版心著錄魚尾與否和框高廣」等情形。筆者認為這樣敘述有些跳動，無法一氣呵成對一書作完善描述。筆者認為不妨改作「版匡高廣，單雙邊，每半葉幾行幾字、小字如何，版心黑白口、魚尾、刻工有無」等情形，會來得好。

再，「剗改」二字應指原書有某字，於後印本將之挖改；如原書應避諱改字，直接稱避某字，不能說是「剗改」。如乾隆刻本《忻州志》(編號 117)言「禎、弘、曆分別剗改作正、宏、歷」即是避諱改字而非剗改。

又乾隆刻本《平陽府志》(編號 177)，雍正十三年修，末云有剗刻情形，應作雍正刻乾隆剗修本為是。

(三) 針對《方志書志》有若干問題，在此提出幾點以為說明

正德刊嘉靖重修《姑蘇志》(編號 227)鈐印有：王系二十八宿研齋秘笈之印、殷泉等。按，系當氏之誤。又本書另鈐家在華橋冰閣西、□道長官司印二種。



正德刊嘉靖重修《姑蘇志》鈐印印記

康熙刻補刊《上虞縣志》(編號 300),《方志書志》於修志沿革言,該志現存最早為萬曆三十四(1606)年,誤。國立臺灣圖書館藏一部丁念先舊藏正統本為最早。

按,《〔正統〕上虞志》十二卷今存卷六至卷十二,明袁鉉纂、郭南校,明正統間刊後印本。

是書版框雙邊,每半葉十行、廿字,版心黑口、雙順黑魚尾,上魚尾下書「。上虞志、卷幾、葉幾」。未見封面、扉頁,惟前有補抄郭南上虞志序一篇,對上虞修志與正統《志》之修有詳盡說明,云:

上虞山川勝槩與會稽埒,自舜封禹治以來,靈蹤秘跡,殆亦不貲。然其清淑之氣,鍾而為人物者,忠孝節義,今古無書。**志肇自皇元至正戊子**,縣尹雲中張叔溫命邑民張德潤裒集成帙,委學掾三衢余克讓肅、鄉儒余元老校正,為書甚不苟,而或有未精者也。**越幾年**天臺林希元,由翰林出尹茲邑,蒞政之餘,因得閱觀,見其詳著,**成若干卷,復鑄版行遠**,其用心之勤,亦不下於張余矣。後五紀餘,大明永樂戊戌歲,朝廷頒凡例,命郡縣儒生採搜山川、人物、古今、事蹟、戶口、田糧等目,編纂以進。誠我先朝稽古右文之盛舉也,邑民袁鐸得預編纂之末,遺稿其兄鉉於課童暇,輒取遍觀,略者詳之,浮者核之,缺者補之,紊者正之,傳會而不純者芟去之,彙成十二卷,仍圖、山川、疆域于首。**正統辛酉,公暇以此稿就余校正**,因念元季入我朝之事實,不登載于志書者,將百年久,故後學於古今人物、勝靈蹤未能盡知之,**遂重加考訂,用資刊刻傳遠**,庶來者知吳邑之槩云。

纂者袁鉉,上虞人,生平未詳。校者郭南,上虞人,生平亦未詳,《菽園雜記》載嘗任常熟知縣。

上虞原為浙江東部獨立縣,1992年廢縣設市,2013年併入紹興市,為紹興市下轄區。上虞修志最早上溯宋代,《永樂大典》有佚文數則(見《宋代方志考》頁173)。元至正間又有一修,然早已不存。一般所知,現存最早的上虞《志》為萬曆十一(1583)年所修。然稍早的正統年間,郭南有私修一部,今流傳甚鮮,或有研究者以為已佚,如洪煥椿《浙江方志考》(頁256)、林平《明

代方志考》(頁 142)諸書。

又是編「舉人」記事至宣德四年。稱「正統」或以此為斷。丁念先所藏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浙江省部有批語，稱：

《〔正統〕上虞志》十二卷，殘存六至十二卷。明正統六年郭南校刊、袁鉉纂，現存念聖樓。

鈐印「上虞丁氏攷藏鄉邦文獻」朱文方印、「上虞丁氏念聖樓藏書」朱文長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書章」朱文長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書章」朱文方印。

此本《中國地方志綜錄》或他館均未見著錄，臺圖藏本應是存世孤本。

又乾隆刻《贊皇縣志》(編號 22)末云：「《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有藏，誤。」按，據學苑汲古網站檢索，中國人大藏兩部皆乾隆十六(1751)年刻本，復旦所藏者為乾隆刻光緒修補本。

又乾隆刻本《鄭州志》(編號 465)外觀敘述，「凡例八則，御製」。此未審「御製」二字為何，是否為「御旨」或「御製序」，應說明清楚。

又乾隆刻嘉慶修補印《常昭合志》(編號 237)，云「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常熟昭文縣詳學政胡文曰」。按，詳當為庠之誤。

又乾隆刻《山陽縣志》(編號 242)張鴻烈序：「書成，亦有好義者愆代縣父母募捐付梓」。按，愆當欲之誤。

(三)索引編製不足

《方志書志》後僅附書名音序檢索，頗有不足。筆者認為大陸出版工具書，於檢索方面頗有待加強，如曾見有工具書未曾附有檢索者。蓋作為工具書，檢索越豐富，則便於讀者。筆者認為本書書名索引除音序(漢語拼音)索引外，最好能增加筆畫索引，方便不同使用習慣者使用。且如有編修者索引，也可瞭解某些人編修方志經歷。

再者，書中所提及的藏印、刻書鋪，甚至刻工名，如能製作索引，更能便利研治出版史、版本學的讀者。不管作為比對方志或他書刊梓時間，於版刻判定，當更有幫助。

第三，目次編排或過於簡化。本《書志》目次依序編排，倘能增加省分

加以隔開，不僅隔開不同省分者，且更方便檢索，如福建地區方志前可增列「福建省」，廣東地區方志前注「廣東省」，諸如此類。

(四)收入館藏未全

《方志書志》既以乾隆六十(1796)年為斷，理當此 725 部即為館藏善本方志全部。然事實不然，《方志書志》所收僅 725 種，而據《舊志目》統計則有 764 種。若說再去除滬版所收，亦超過 725 種。可見應有失收。

筆者關心各館所藏臺灣文獻情形，現查哈燕館藏有乾隆刊後印本余文儀《臺灣府志》(典藏號 007475902)即未見收入。而館藏又有楊承藩、魏肇基於同治修補的余《志》(典藏號 009254688)亦可視為特例收入。當然於《舊志目》所列者，其中六種亦可收入¹³。除《舊志目》外，光緒間廣東代刻之《全臺輿圖》(典藏號 009187877)乃介紹臺灣地理形勢者，亦可收入。

於此，筆者仍期待者館方日後能將館藏舊方志撰寫書志，以方便使用。

四、從《方志書志》所延伸問題--談館藏古籍整理應有時間間隔

古來方志書有多少年一修慣例，蓋保持其最新性與正確性，而能有效統治一地。筆者認為館藏古籍整理亦同。例如哈燕館《舊志目》出版以來，短短幾年間，《方志書志》於版本判定上糾正不少《舊志目》錯誤即是。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

而筆者在閱讀本《方志書志》時發現，《方志書志》在敘及臺灣館藏時有所謂「孫逸仙圖書館」、「內政部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寄藏北平圖書館」，或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等著錄。這樣著錄對讀者而言，或僅止於文獻著錄，實際上助益不大，甚至造成實際查詢上的不便。蓋「中央圖書館寄存北平圖書館」圖書已歸併國立故宮博物院，內政部圖書館則已裁撤，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則已改國立臺灣圖書館，諸如此類。倘臺地讀者按圖索驥，則必定莫所適從。此非責怪《方志書志》編纂者。蓋《方志書志》所據資料乃五、六十年前臺北在中美計畫下所編書目。這些館藏書目，如今事過境遷，再如此著錄，也無意義。而更重要的是，此亦反映近幾十年來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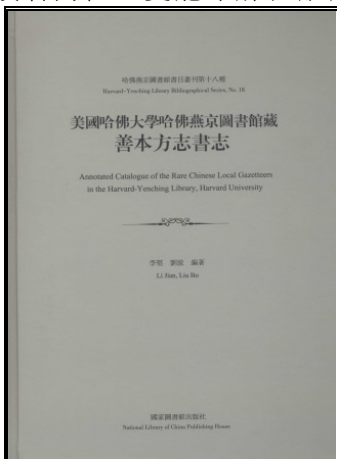
¹³六種如次：乾隆刻後印余文儀《府志》、乾隆刻光緒修補余文儀《府志》、道光刻《彰化縣志》、咸豐刻《噶瑪蘭廳志》、同治刻《淡水廳志》與光緒刻《澎湖廳志》。

灣在館藏古籍整理上繳了白卷。

從臺北國圖所編《善本書志初稿》以來，近雖有若干館藏新印書目，但非全面，甚至某館出版書目僅是館藏網路檢索的紙本化，欠缺詳盡資料與重新考訂。因此，筆者認為館藏古籍整理也有其時間間隔性，應與時俱進。前修未密，後出必定轉精，蓋時空環境對書籍流通資訊必定為強。再說，館藏整理不僅是能更清楚館藏總數與價值，也是一種培養人才管道¹⁴。每隔數年的一次總整理，將新增購入，或毀損遺逸，或前日未修後出轉精者，一一釐正，方便於瞭解家底與讀者使用。

結語

《善本書志》的出版象徵哈佛燕京對館藏整理持續交出成績，也期許這樣的精神可以持續在整理館藏日韓刻本、舊方志上。而於各地館所也能借鏡燕京館，整理館藏古籍並編寫書志。而筆者認為，越多館整理館藏，所能披露的訊息必定更加豐富。這對後起的館所而言，所能提供的幫助一定更大，尤其是館藏資訊公開，對匡正舊有書目或前目錯誤，起了很大作用。《班馬異同》一書或訂為晚明刊本，或訂為天啟間聞啟祥刊本，筆者曾對東海大學館新編書目考訂明末實有聞啟祥、傅昌辰兩家刊刻過，即是一例。另一方面，對讀者而言，更能瞭解各館藏情形，必能增進研究質量。

| | | |
|---|---------|----------------------|
|  | 書名 |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方志書志 |
| | 編者 | 李堅、劉波 |
| | 出版地 | 北京市 |
| | 出版社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 | 出版時間 | 2015 年 12 月 |
| | 頁數 | 830 頁 |
| | I S B N | 9787501357406 |
| | 價格 | 240 元(人民幣) |

¹⁴近聞大陸與北美各館合作古籍整理並編目，其成果將陸續出版。這不僅將北美館藏整理呈現於世人，便利使用，更是培育新人一種作法。反倒臺灣卻將這種文獻整理工作拱手讓給對岸。